

帛琉醫療去

國合會行動醫療團紀行

文·圖／中醫內科 總醫師 葛正航

今年8月13日至27日，筆者參加由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簡稱國合會）所組成的行動醫療團，到友邦帛琉進行醫療服務。此次醫療團的主要責任醫院是新光醫院，由曾擔任衛生署長的侯勝茂院長帶領，團員有眼科鄭成國醫師、皮膚科蔡昌霖醫師、醫工高寶堂課長，桃園長庚醫院的楊宗憲醫師及筆者則提供針灸醫療。此外，還有新光醫院的行政人員林美貞小姐、國合會陳志福組長及行政劉思宏小姐，有了他們的協助，我們可以更專注於醫療而無後顧之憂。



帛琉共分18洲，此次醫療團的蹤跡從北到南



醫療團部分成員在帛琉國家醫院前（左2為作者）

帛琉 一個醫療資源匱乏且分配不均的地方

6月初，一個再平淡不過的午後，中醫部助理問我：「正航，願不願意到帛琉義診啊？」帛琉，對我來說算是陌生的國家，只知道那裡都是海與貝殼，每個朋友去了都會拍一張滿臉滿身都是白泥巴照片的渡假勝地。「不知道帛琉的醫療水準如何，對中醫的接受度高嗎？」我帶著滿腔疑惑詢問另一位去年曾到帛琉義診的醫師，他說：「帛琉的醫療資源匱乏，分配也不平均，很多醫師都是從外國來的。」「帛琉人對中醫的接受度如何？」我接著問。「他們對中醫的接受度滿高的，雖然中藥的使用在當地不盛行，但他們相當喜歡針灸」。大概瞭解了帛琉的醫療環境，沒有考慮太多便決定前往，接著申請臨時行醫

證明與計算所需醫療器材，兩個月後，我踏上了前往帛琉的旅程。

帛琉與台灣在1999年建交，兩國間的經貿活動、政治及醫療交流均相當頻繁。從台灣到帛琉的航程大約是4小時，我在飛機上的心情是既期待又忐忑，期待的是可以將針灸帶到帛琉，替居民解決病痛；忐忑的是不知道可以帶給他們多少幫助。雖然對此行充滿了不確定感，但我一定會盡最大的能力來幫助他們。

帛琉國家醫院院長兼衛生部長Dr. Stevenson Kuartei及負責國際交流事務的Temmy Temengil一起接待國合會行動醫療團，經由介紹，我們瞭解了帛琉的醫療現況及需要幫助的地方。醫療團的兩個主要任務，一是執行診療，二是侯院長將深入探討其醫療困境，如醫療人員的訓

練、醫療設備的維修等，進而商議合作方案。

任務 支援帛琉國家醫院、衛生站及離島醫療

帛琉主要由200多個小島組成，大多無人居住。主要診療的地點在科羅爾的帛琉國家醫院，還要支援3個地區性的醫療衛生站，以及貝里琉（Peleliu）、凱揚（Kayangel）等兩個離島。因為團員中有兩位針灸科醫師，所以這5個外圍的醫療點將由我們兩位輪流前往，使帛琉國家醫院中保持一直有針灸科醫師的狀態，讓科羅爾的居民能持續接受治療。

帛琉國家醫院雖然是國家級的醫院，整體設備仍較為簡陋，許多醫療儀器設備都要靠邦交國援助，建築物也多為平房，實在無法想像這是一間國家醫院。全院大約有20位醫師，以一般內外科及婦兒科為主，沒有眼科、皮膚科等科別。

針灸醫師的服務地點是復健科的治療室，治療室中原本就有復健器材，包括階梯、走路平衡桿，跑步機及3張治療床等。根據往年經

驗，希望接受針灸治療的病人很多，所以除了治療床以外，在走道上也放置了座椅方便病人候診。復健科有7位復健師，雖然帛琉的官方語言是英文，但當地人還是習慣講帛琉話，有些老一輩的帛琉人甚至只講日語，因此這群可愛的夥伴在接下來幾天，熱心幫忙我們與病人溝通。除了代為翻譯，他們還負責安排看診順序及座位，記錄病人的主訴，再依病情需要安排或坐或臥。

針灸 注重事前事後與病人的溝通以確保安全

剛開始看診，由於初來陌生的環境，難免有點緊張，還好帛琉人生性開朗，用熱情及微笑化解了我的不安。第1個病人是一位70歲的老先生，主訴左側顏面神經麻痺，他過去沒有針灸的經驗，我問他會不會害怕，他很豪邁地說不會，於是我選用顏面的穴道搭配合谷穴，針完，問他還好嗎？他依舊豪邁地說OK。哪知道在我治療第3個病人的時候，復健師就跑來問我「老伯會頭暈，這是正常反應嗎？」我過去

看到老伯嘴唇發白、眼睛半閉，原來他雖然對針灸毫不恐懼，卻還是發生了暈針的現象。我趕緊將他扶到床上平躺，移除針的同時，請另一位夥伴去倒杯溫水給他，沒多久，老伯就慢慢恢復了意識。

有了這次經驗，我更加注重與病人的溝通。我會先解釋要下針的部位與針刺後的感覺，針灸過程中也不時問病人是否可以承受，針刺結束後，再次詢問病人的感覺，以確保安全。雖然以暈針開啟了此次的針灸行，著實讓我小小的嚇了一跳，卻也讓我沒有接觸過針灸的病人縱使不怕，還是要小心。這一趟帛琉行，總共有6、7位病人暈針，但均能順利解決。

肥胖 帶給許多帛琉人各種痠痛的重要因素

來針灸的病人，前3大疾病依序為下背痛、膝關節痛、頸部疾患，前兩項疾病應與肥胖有關。過去帛琉人的主食為芋頭、樹薯及魚類，水果則以香蕉及椰子為主，食物不算充裕，較少體

重困擾；如今對外來飲食的接受度提高，喜食漢堡、牛排等，飲食習慣的改變，使得肥胖成為許多帛琉人重要的健康問題。過重的體重帶給脊椎及膝關節壓力，因而容易造成下背痛及膝關節疼痛。

在為他們針灸的同時，我也會給予減重的衛教，使其明白控制體重的重。除了下背痛與膝關節疼痛，有不少婦女因不孕前來求診，她們往往有著體重過重的問題，舌苔厚膩，脈象沉滑，就中醫的觀點來說應是痰濕阻於胞宮，以致妊娠不易。我選用脾經的穴道，助其健脾利濕，再搭配腹部的奇穴，如子宮，或任脈的氣海、關元等，並且叮囑她們一定要控制飲食和多運動，方才有利受孕。

環境 潮濕造成當地居民容易過敏及氣喘

相當多的帛琉居民被鼻過敏及氣喘纏身，我乍聽頗為驚訝，因為在我的印象中，應該是都市居民比較容易如此，像帛琉這樣一個天然無污染的地方，為什麼也



在貝里琉看到中華民國國旗，有著莫名的感動



利用手背的「腰腿點」為腰痛病人治療



帛琉當地高中生參訪，對針灸相當有興趣



我們借用復健科治療室替病人針灸

有這樣的問題？原來帛琉的濕度相當高，大部分居民住的又是木造房屋，生活環境相當潮濕，因而對呼吸道造成傷害。過敏性鼻炎的病人大多會鼻塞，他們在針灸之後，鼻道瞬間暢通，對針灸的療效嘖嘖稱奇。有些病人回診時說，做完針灸，打噴嚏流鼻水的頻率變少，對針灸效果相當滿意。

由於針灸是借用復健科治療室，那兒本來就有許多腦中風病人在復健，復健師們也會轉介他們來針灸。我們使用頭皮針與體針合併治療，設法讓病人的肌力有所改善。其中一位中風病人去年做過針灸，他說針灸讓他的狀況進步很多，今年知道醫療團要來，因此又來接受

治療，希望可以恢復得再好一些。

當地的病人及復健師都有「哪裡痛針哪裡」及「針數越多越好」的觀念，因此當得知治療腰部痠痛要取手背的「腰腿點」，總是覺得很困惑，治療後發現確實能減緩疼痛，不禁嘖嘖稱奇。我們在治療時，常會向病人及復健師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也會教他們一些簡單的穴道及傷科的手法。復健師 John Mark，就很喜歡與我們討論如何取穴的問題，我們也會告訴他一些方便取用且實用性較高的穴位，希望在醫療團離開帛琉之後，居民們仍能利用按壓的手法達到治療的目的。

鄉村 衛生站只提供基本醫療但注重性病衛教

帛琉大部分的人口及資源都集中在科羅爾，其他地方的醫療資源相對匱乏。我們造訪了大島上的3個衛生站，分別位於東邊的 Ngaremlengui State，北邊的 Ngarchelong State及西邊的 Melekeok State。這3個衛生站主要是提供衛生教育宣導，疫苗注射等基本醫療，所謂的病房只是一間房間裡放了幾張病床而已；雖有牙醫的診療檯，但也荒廢未用。由此可見其醫療硬體儘管有國外援助，人員的訓練卻相當缺乏。針灸有著儀器簡單、操作方便的特性，因此在設備簡單的衛生站很受歡迎。大部分居民以漁業為生，常因勞動量過大而導致腰背痛及膝蓋疼痛，短短20分鐘的針灸就會讓他們覺得舒服多了。

在衛生站，我發現完整的性病衛教單張及提供民眾免費取用的保險套，好奇的向當地護理人員詢問為何如此強調性病防治？原來這與當地民情有關。帛琉曾受美國託管，在性的方面相當開



在貝里琉衛生站外與工作人員合影

明，不像其他落後國家對於性總是難以啟齒，學生的性教育從中學開始就很完整，性病防治工作也頗為完善。

離島居民因就醫不便常自行用草藥治療

此行安排了兩天離島診療，分別是最北邊的凱揚（Kayangel）及南邊的貝里琉（Peleliu），前往兩個島均需坐船1.5至2個小時。到貝里琉的那天，風浪大，海象不佳，坐船就好像坐雲霄飛車，上下顛簸及不時強烈的震動，令我頭暈欲嘔，好不容易上了岸，還是覺得地面在搖晃。

貝里琉島位在帛琉礁脈的最南端，太平洋戰爭最激烈的戰役就是在此進行，原本預計4天結束的戰役，持續了兩個月，幾乎將貝里琉夷為平地，傷亡率在太平洋戰爭中是最高的，現在島上的路旁還是可以看到廢棄鏽蝕的戰車、彈殼，及當年日軍所建的碉堡。

島上居民大多是漁民及種植大麻為生，沒有餐廳或旅館，醫療及物資均仰賴科羅爾的補給。若有病痛，只能到衛生站拿取一些藥品，或是使用草藥治療，病情較嚴重者，必須坐船到科羅爾求診。因為就業機會不多，

多數青壯年到外地工作，留下老人獨居，老人在缺乏照顧的情況下，常常出現病死家中多日無人發現的悲劇。

離島的病人照樣以下背痛及膝關節疼痛為主，許多人的膝關節已嚴重變形卻無法就醫，滿腔期盼醫療團可用針灸為他們減輕痛苦。我除了盡心盡力幫他們治療之外，心中想的是，就算這次可以緩解他們的痛苦，但他們以後要怎麼辦呢？沈重的無奈與無力感始終揮之不去。

在貝里琉待了兩天，原本預計要去極北端的凱揚，但因風浪實在太大，當地醫

療人員警告我們小艇若震盪劇烈，容易傷及頸椎及腰椎，因此在上船後還是決定取消。果然當日在帛琉國家醫院的急診室，就有台灣旅行團的人乘坐小艇時因風浪太大，導致腰椎壓迫性骨折而就醫。這讓我們見識到了海的力量，也對在各島間巡迴醫療的醫師肅然起敬。

無奈 民衆有眼疾只能到菲律賓或夏威夷治療

眼科醫師在帛琉是很缺乏的，當地既無眼科檢查儀器，也沒有開刀房設備，民衆若有眼疾，只能到附近的菲律賓或夏威夷處理，再不就是仰賴國外醫療團的幫助。此次應帛琉要求，新光醫院眼科鄭成國醫師前來，還從台灣帶了間接型眼底鏡及裂隙燈，跟著醫療團東奔西走，包括鄉村及離島地區，替居民治療與檢查眼睛。

由於糖尿病在帛琉相當盛行，所以檢查視網膜是鄭醫師此行的主要任務之一，所幸大部分居民的視網膜都算正常，就診原因反而是以遠視居多，許多白內障手術

後的病人狀況也不錯。還有一些小朋友有斜視的問題，鄭醫師也提出適當的建議。

帛琉地處潮濕，許多人感染了黴菌，而且可能已有10幾年病史，他們沒有好的解決辦法，只能與其共存。蔡昌霖醫師發揮所長，不僅給予藥物治療，也提供衛教。

國合會 設法提升當地醫療以謀長遠福祉

新光醫院侯勝茂院長此行主要是與帛琉討論如何參與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的5年醫療功能提升計畫，他與帛琉總統Johnson Torribiong、國務院院長Victor Yano、衛生部部長Stevenson Kuartei及國合會陳組長多次討論，本著「給他們魚吃，不如教他們釣魚」的精神，希望藉由代訓帛琉醫事人員及聘任具公共衛生專長者常駐帛琉，讓他們的醫療能力獲得提升，而不是單純的等待國外的幫助。

期待 熱情開朗的帛琉人擁有更好的醫療

帛琉是一個很美的島國，四面環海，放眼望去，到處都是海天一色，令人心

胸開闊。下診後回到住處，坐在陽台上看著緩緩移動的雲，吹著微微的風，聞著淡淡的海水味，倦意全消。原本擔心會適應不良的我，竟悄悄融入了當地的生活，不知不覺就過了半個月。帛琉人民天性開朗，會熱情的跟你打招呼，跟你開玩笑，爽朗的笑聲無憂無慮，讓長年生活在壓力下的我們也跟著心情愉悅起來。

醫療團在帛琉停留兩週，我們不希望只是帶給他們短暫的醫療，很希望可以留下些什麼。就針灸科而言，我期盼他們學會簡單的穴道應用技巧，或是對針灸發生興趣，願意到台灣來學習，或是經由衛教，獲得正確的保健觀念。

許多抱有這樣理想的人來到帛琉，我遇到同樣來自台灣的公衛護士雅琪，日本的復健師健司及醫檢師真知子，還有許多我沒有機會接觸的他國志工，大家都希望可以讓帛琉居民漸漸擁有更好的醫療資源，有一天不必再仰賴國外的援助而能自給自足。☺